

与丘濬、海瑞、张岳崧齐名的“海南古代四大才子”之一——王佐，以诗文见长，一生著作甚丰，其著作计有《鸡肋集》《琼台外纪》《经籍目略》《家塾原教》《金川玉屑集》《庚申录》《珠崖录》等多种。其中，《鸡肋集》为其诗文汇集，也是其代表作，为同辈方家及后辈学者推认为“当比拟唐宋诸大家”。近代日本学者小叶田淳在《海南岛史》一书中也认为：“以诗文论，在海南人士中首先推王佐。”

今年7月，在海南省王佐文化研究会的不努力下，一本通俗本——《〈鸡肋集〉译注》，在海口首发面世。



1987年校注出版的《鸡肋集》。

明代乡贤王佐《鸡肋集》面世

# 一卷诗书穿越500春秋

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李佳飞



纪念王佐的“礼魁坊”。

明代临高举人王佐，由于为官时地位并不算高，又因其刚直不阿的性格，为污吏所厌恶，其著作未能实现官方镂刻，自行刊印，又困于财力，因此，年深日久，原本“足以藏之名山，传之后世”的著作也难逃脱沉销的厄运。

历经500余年风风雨雨，《鸡肋集》能够流传至今实属不易。

要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，首先，我们得先了解一下王佐其人。

王佐，字汝学，号桐乡，明宣德三年（1428年）生于海南岛临高县透滩村。他比内阁大学士丘濬小8岁，幼年在琼山读书，曾师从唐舟、丘濬等当地文化名人，深得丘濬喜爱。

弱冠之年，王佐以礼经魁乡试考中举人，进入国子监读书，“每试居第一”，为祭酒吴节、司业阎禹锡等人所称许，廷誉于内阁，宰相李贤十分器重，期盼日后有大用。可惜，因忤逆权贵，最终并没有考中进士。成化二

后人研究认为，王佐将诗文集命名为“鸡肋”取其“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”之意，实则是作者自谦。清末临高知县李熙说：“味之腴者，人固咀嚼不厌，即淡如太羹元醴，其中亦自有真味也，鸡肋云乎哉！”意思是：味道丰美，人们固然咀嚼不厌，即使淡得像祭祀用的原汁汤水和甜酒，也自有它的真味，这就是鸡肋说的意思吧。

王佐在世时，其诗文并未付梓刊印，但他的学生兼同乡——唐胄，一直有收藏他留下的手稿。王佐去世20多年后，时任广西提学的唐胄在管理学政之余，将王佐的诗文拿出来整理编辑，名曰《摘稿》，但并未刻印刊行。

为进一步深入挖掘海南历史人物资源，助力海南文化复兴，2015年5月，海南省王佐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王业聪又萌生对王佐《鸡肋集》作系统诠释的想法。于是，在研究会顾问、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教授的推荐下，由具有学术根底和写作实力的山东大学教授耿建华开始撰写《〈鸡肋集〉译注》。

最新出版的《〈鸡肋集〉译注》参考了王中柱校注本的内容，又增补了10余篇遗漏的诗文，保证了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内容的翔实可信。王春煜认为，此书将有助于读者进一步

## 著书自乐，诗文创世

年（1466年）开始，先后赴福建邵武府、江西临江府等地任同知，游宦20余年之后告老还乡。

归乡后，王佐常与密友谈论诗文，优游山林，养花种草，著书自乐。在七旬高龄时，还曾跋涉琼州各地，遍访风土人物，广搜民俗掌故，修成《琼台外纪》一书。可惜的是，这部书很早便散佚，没能够流传下来。

《鸡肋集》是王佐所写诗文的汇集，收集有诗302首，杂文82篇，是其著作中的精华。这些诗文多属激浊扬清、藏否人物之佳作，也有描绘、吟诵山林泉石、地方风物民情的诗篇，状物

## 刊印流传，命运多舛

又100多年后，清朝初年，樊庶到临高任知县，寻访散失的书，没有找到原刻本，于是采用残本，广为搜罗，重新加以补充编辑，编成10卷，拿到广州刻印。可惜没多久又散失了，琼州藏书家都没有这个集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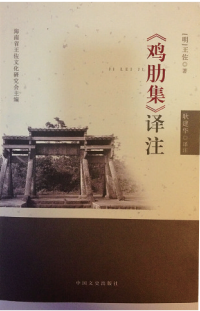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樊庶知县收集整理《鸡肋集》的事情，让王氏后人王光谟十分感动，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明府一游宦耳，犹珍重吾族祖手泽，若是散失不传，谟曷辞其责？”樊庶知县是外来做官的，尚如此珍重我们家族祖上的遗墨，若是任它散失不传，我又怎么能推卸责任呢？幸而，王光谟的外祖父冯莲溪也是一个有心之人，

## 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后世”

认识一个真实的王佐，了解其高尚的思想情操和杰出的文学造诣。

王业聪认为，王佐的价值首先在于，他以亲身实践，树立了一种人格精神标准，这种精神可以用“正道直行、廉洁奉公”八字概括。王佐为官一任，惠政一方，“所居民爱，所去民思”，宦游在外数十年，告老还乡时，两袖清风，栖身之处仍是三间茅屋。

无疑，王佐为海南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，《鸡肋集》便是其中无比珍贵的一部分。丘濬当年也是“每异其才，彼此师友相待”。时人张东百曾说：“吾



最近出版的《鸡肋集》译注。

写景刻画入微，怀古抒情清新隽永，有爱国忧民之情怀。

例如其中之名作《天南星》：“夫何生海南，而能济饥饱。八月风飕飕，闾阎菜色忧。南星就根发，累累满筐收……海外此美产，中原知味否？”饥荒时节，海南百姓迫不得已采集天南星充饥，时有中毒事件发生。王佐也无能为力，只能以“含泪的微笑”来收束全篇。

另一篇《鸭脚粟》，也是王佐关心人民疾苦的表现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1963年，茅盾来海南调研，曾对王佐这两首诗充分肯定。

这套琼州罕见的集子，他竟用心手抄了一份藏于家中。外祖父去世后，王光谟得到这份珍贵的手抄本，“视如性命”，藏在私密的小箱子里，遇时局动荡，全家出逃时，其他都可以不带，单单这卷册子终不离身，没有丢失。1916年，王光谟将手抄本校对后付梓刊印。

后来，海南书局以王光谟的刻本收入《海南丛书》第三卷第二集。1985年，海口市图书馆曾就这一版本影印过，但数量不多，传世甚少，搜求不易，于是，王佐研究会委托王中柱先生将此书重新加以整理、校订、标点和注释，耗费两年多时间，终于出版了新的《鸡肋集》。

于海南所可与者二人，谓文庄与佐也。”而以诗词论，海南人士中首推王佐，已成定论，素享“吟绝”之誉。

纵观此书，内容异常丰富，描绘家乡风土人情和山川风光的有之，反映明代海南社会经济和民间疾苦的有之，抒发奋发有为之怀抱的亦有之，其中，关注和同情受苦的百姓，是王佐诗词中最鲜明的主题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国歌词作者田汉到访临高时，就曾对文艺界同行说：“王桐乡，为民请命之事，爱国惠民之诗，当堪弘扬。”